

小媳妇当家

周华元 / 著

一个家庭企业的掌舵者突然病倒，谁将继任？
由此展开家庭内部的纷争，家庭和外在的纷争，
外人和外人的纷争
物欲与私利横流，人性与亲情凸显……



文匯出版社



小媳妇当家

周华元 / 著

 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媳妇当家 / 周华元著. —上海: 文汇出版社, 2010. 4
ISBN 978 - 7 - 80741 - 825 - 2

I. 小… II. 周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41736 号

小媳妇当家

出 版 人 / 桂国强
策 划 / 沈振明

作 者 / 周华元
绘 画 / 桑麟康
责任编辑 / 乐渭琦
装帧设计 / 张 晋

出版发行 / 文汇出版社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
(邮政编码 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照 排 /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印刷装订 / 上海市北印刷(集团)有限公司
版 次 / 2010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 /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/ 890×1240 1/32
字 数 / 250 千
印 张 / 9.75

书 号 / ISBN 978 - 7 - 80741 - 825 - 2
定 价 / 22.00 元

清明过后,天气渐暖,工厂围墙边的香樟树上,聚集着各种鸟儿,发出叽叽喳喳的叫声,呈现一派鸟语花香的景象。

这是江南青龙镇,新宇彩印包装公司今日喜庆临门:公司花两千多万从国外引进的多色胶印车已调试结束。据说这台胶印车采用电子控制,正式运转后,其成品率可达百分之百。公司老板华志海高兴得眼眉挤在了一起,他问总经理吴天玉,明天青龙宾馆的宴席,邀请客人的工作是否做好?吴天玉面带微笑,说一切按你的吩咐办妥了。

“华夏那里也通知了?”

“那是你大哥,我觉得还是你亲自去个电话吧。”

华志海点点头,立即和华夏彩印公司总裁,也就是自己的亲哥哥华志坚通了电话,请他明日务必出席新宇公司的庆典活动。

想当年,兄弟俩齐心协力创办华夏彩印公司,未几,企业便像蒸笼里蒸馒头一样发起来了。可天下事多半合久必分,后来两人有了矛盾。上世纪末,乡镇企业转成了民营企业。趁这机会,两兄弟不得不分道扬镳,华志海索性去开发区重新创家立业。是时,当大哥的尽管也给了小弟几百万元资助款,然而土地开发、厂房建造及机器采购,这区区几百

万元只能说是车水杯薪。华志海要华志坚提供更多支持，华志坚却听信了大儿子华金平的话，只做了些表面文章，纯属中看不中用。从此华家两兄弟面和心不和，少有往来。幸亏华志海的独生女儿读大学时，和江东市钢铁大王的儿子搞上了对象，并且很快结了婚。华志海才在亲家翁的帮助下如鱼得水，包括引进了这台世界上最先进的多色胶印车。华志海向总经理吴天玉下了死命令：两年以后，新宇公司一定要赶超华夏公司。吴天玉也立下了军令状：两年超过华夏不是我吴天玉所为，一年超不过华夏，华总你当着工人的面，打我屁股！

如今适逢新宇公司庆典，华志坚似乎觉得无颜面前往，于是决定让儿子金平去敷衍一下，也算尽了兄弟的情份。

华金平驾着崭新的太阳摩托，来到新宇公司的门前，只见水泥场上早已竖满了冲天烟火，地面上横满了一条条足有两米长的鞭炮。青龙镇老掉牙的老年妇女腰鼓队，整齐地排在两边。此刻离预定的吉时仅差两分钟了，负责燃放烟花的职工嘴上叼着香烟，只等老板的一声令下。

忽然，从厂区里面冲出来几个管事的人，拼命向大家摇手：“别放花炮，车子还没正常！”

华金平不禁心头一愣，迎上前去问道：“出啥问题了？”

其中一个管事的气愤地答道：“从上海请来的那两个试车的大师傅，原来是骗吃骗喝的老甲鱼，说啥这台车是德国造的新式武器，阿拉弄不来，已灰溜溜从后门溜走了。”

“有这等事！”华金平高兴得几乎喊起来，掉转车头急着要将这个喜讯告诉父亲。

华志海的西瓜肚皮差点没气破，他想了想，只得暂时取消庆典。

接着吴天玉向他进言，说是那两个老东西只会摆弄几十年前的旧机器，怎知现在日新月异的新科技，我想，你还是向你大哥求援，请他速派华夏胶印车间姓姜的技师过来调试，一定行！

此时，华志坚在家里接到华志海的求助电话后，心里着实有些犯



难。按说作为兄长,如果他都不愿出手相帮的话,旁人肯定会说闲话的。

儿子华金平似乎看出了父亲的顾虑,说:“这我理解,我的意思是用比较策略的方法,譬如拖老叔一两个月。而眼下,我们必须迅速派销售员出去,哪怕花钱、花力气,也要把客户笼络住。这样即使老叔的新机器上了马,我们也不怕了,这就叫捷足先登。”

华志坚叹口气说:“金平呀,当年你叔去开发区创业,我曾亏待过他,现在我若再不有所弥补,他对我的怨气会更大。这要是传了出去,对我们的影响不好!”

华金平见一时说服不了父亲,便掉头找到了姜师傅,板着脸对他说:“老姜,新宇那台进口车很先进,也很复杂,上海来的老师傅都没水平调试,你去后可千万别动手,你就推说自己没把握,人家不见得好意思怪你;你要一动手,哪怕只出了点小问题,弄得不好有人会说你破坏呢,知道吗?”

姜师傅不傻,老板的意图还是揣摩得一清二楚的。

姜师傅去新宇不过两个小时,吃了顿好饭,拿了包好烟,便醉醺醺地回来向华金平汇报说:“华经理,那台车的确复杂,我没敢动手。”

华金平一听,拍拍姜师傅的肩膀说:“老姜,你做得对。”

这事马上传到了华志坚的小媳妇、胶印车间主任张英的耳朵里,她立刻将姜师傅招呼到车间办公室,给他沏上杯红茶,接着问:“姜师傅,你是真没能力调试?”

姜师傅慢慢地吸着中华烟,回道:“也不一定。别看它外面花花绿绿,其实内里的五脏六腑还不是一个样,难不到哪里去。”

“既然如此,你吃了人家的饭,拿了人家的烟,为何不帮人家的忙?”张英颇有些不明白。

老姜头狡黠地笑道:“张主任啊,我们打工的,一要工作认真,二要看老板的脸色行事。老板要我有水平我就得有水平,老板让我没水平我只好没水平。”

张英明白,姜师傅肯定是受华金平的指使,去新宇那里搪塞一下,这未免太过份了。想当年叔公在华夏公司出了多少力,吃了多少苦,后来到开发区又承受了多大的压力。张英的心里霎时像压了一块石头一样不舒服,她当即决定亲自去叔公那里助他一臂之力。

当晚十点钟以后,张英和车间副主任冯小妹悄悄来到新宇公司。那台进口车的原理果然和国产的没有太大区别,于是两个晚上调试下来,新宇公司几个能干的女工基本上都能操作了。只是没想到此事被华夏公司的某个好事者撞见了。

此人乃华金平的小舅子唐二宝。

唐二宝是华夏公司电工车间的负责人,每晚都去青龙宾馆弄红钱,找吃喝。这晚他醉醺醺地从宾馆里出来,无意中发现张英和冯小妹正往开发区方向走去,不觉心中生疑,便悄悄地跟了过去,一直见两人进了新宇公司。唐二宝不禁愈发疑惑,可他无法进入新宇公司,只好沿围墙转圈。好在围墙不高,围墙旁有个大车间里灯火通明,他看清楚了,一时竟心中大喜:张英啊张英,原来你是华夏的内奸!往日之仇,今天我老唐可以报了!

唐二宝恨张英,一是有次胶印车间换电线,唐二宝开了500米线的发票,而配电间至胶印车间总共不足200米,这多出来的300米外快被张英识破了,险些令他丢了饭碗;二是上个月唐二宝在厂区内吸烟,其实也就刚点着,竟又让张英无巧不巧地逮个正着,结果按厂纪厂规张了白榜,罚了肉里分,令他一直疼到现在。唐二宝对张英是寒天喝冷水,滴滴在心头。如今终于风水轮流转,妈的,有你好看的!

翌日一早,从新宇公司传来的消息说,他们那台进口车已调试成功,目前运转得非常正常。华金平在后勤部办公室坐立不安起来,他搞不明白老叔究竟用了什么法道,这么快就解决了问题。

此时,唐二宝匆匆进得门来,大喊道:“姐夫,不好啦!华夏公司出内奸了!”

“别急,二宝,慢慢说。”华金平忽然来了兴趣。

唐二宝于是将昨晚在新宇公司围墙上看到的那一幕说了一遍。

“真有此事？”

“那还有假！不信你可以去问张英本人嘛。”

华金平气得鼻孔生烟，马上赶到华志坚那里，对父亲说，张英未经厂方指派，擅自去新宇公司调试机器，完全违反厂规，这样的行为如不及时处理，后患无穷啊。

华志坚在儿子的一再挟持下，无奈地免去了张英胶印车间主人的职务，并罚款 500 元。事后，他悄悄地找张英谈话，要求她暗底里仍和冯小妹一起管好胶印车间的工作，外出处理产品质量事故的任务也由她担当起来。

张英说：“爹，我知道你有难处。我会跟过去一样，做好工作的。”

这天，常驻中原阳光集团的华银平给父亲来了电话，说是上次为阳光酒业设计的一只“谷王液”包装盒大受欢迎，他们已向我们下了 50 万套的订单，要求五一节前一定要交货。华志坚闻听后一下子来了劲，立即和浙江的老关系户蒋老板取得了联系，请他速送 60 吨全木浆白板纸。

这个蒋老板是浙江省唯一生产这种包装纸的企业大户，可他非要对方先打款后送纸，气得华志坚一时没了声音。想当年印刷厂少，蒋老板的纸销路不畅，有一段他整天赖在华夏公司，对华夏人点头哈腰外加说好话；现如今彩印厂多了，纸张反过来紧俏了，这位仁兄就学孙猴子跳在箱子盖上，不吃东西不肯要把戏了！华志坚找大儿子华金平紧急商量：60 吨纸要近百万元，一时凑不出这个数，怎么办？华金平小脑筋一转，计上心来，说是何不请商业银行的张行长帮个忙，弄张空头支票传真给蒋老板，蒋老板一见钱已汇出，肯定立马送纸，这样不就套住了蒋老板的资金，以后不怕他不送纸来。

这倒是个主意，不过是个馊主意。华志坚思虑再三，总觉得不妥。但目前账面上又没有足够的现款，除非贷款。华金平接着说，借贷款要利息，如今企业是我们自己的了，省一分钱也是好的。华志坚没办法，

就狠狠心，让老会计徐志明去商行弄了张空头汇票，传真给了蒋老板。

三天后，蒋老板大为恼怒，说堂堂一个华夏公司，也搞这种下三滥的勾当。又说，他库里的几百吨纸全让新宇公司做服装包装盒了，以后一两纸都不会给华夏！

华志坚这才恐慌起来：眼看一笔大生意要断送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！

当夜，处于极度忧虑中的华志坚，血压又上来了，上卫生间时竟晕晕乎乎地跌倒在瓷砖地上，久久起不来。待华老太发觉时，他已口吐白沫，神智不清了。

这一下惊动了住在楼上的小媳妇张英。张英迅速要来了车，将华志坚送到江都市人民医院。后经医生全力抢救，命是保住了，患者却落了个半边瘫痪的顽疾。

华志坚的病情很快在华夏公司传开了，令工人们惶惶不安。华老总虽治厂严厉，但大家每年的收入都有所增长，工人们还是很尊重他的。问题还在于一旦华老总不能正常工作，未来的接班人会是谁呢？他待员工又将如何？……这些都成了华夏公司五百来员工心中难解的谜。

华志坚的病况也让青龙镇的领导甚为担忧，因为华夏公司是镇上的龙头企业，党委书记沈世清来到华志坚的病榻前，见对方脸色灰白，双目微闭，像是睡着了。沈世清看了一会，又安慰了一番眼泪汪汪的华老太。他把华家的亲属都召集到医院探视病人的接待室里，其中有华家的老舅舅、老会计徐志明，华金平和他的老婆、青龙小学三年级数学老师唐丽丽，小媳妇张英及小姑子华子珍。

沈世清对大家说：“医生讲华老总短期内不可能回华夏工作了。都说国不能一日无君，家不能一日无主，你们看华夏日后的大梁谁来支撑？也因为华夏是家民营企业，政府不便插手，这事还是你们自己好好商量，不过得赶紧。”

唐丽丽抢着说：“金平是长子，长子为父，华夏这个重担只能由他挑了。”





沈世清问徐志明：“老会计，你是华家的亲人，又是华夏开天辟地的元老，华家每个人的情况你都了解。你看谁来负责华夏公司最为合适？”

徐志明回道：“沈书记，这是件大事，银平还在中原，还是等他回来再做商定吧。”

“你是华家的独生女，那你说说看，你觉得谁出来最好？”沈世清转而问正在绞弄花手帕的华

子珍。

华子珍吃了一惊，忙说：“我不知道，不知道。”

坐在一旁的唐丽丽变了脸色，带着气说：“我家金平跟随他父亲管理公司多少年了，在公司困难时期，他不出来挑担子，难道让远在中原的银平回来挑吗？”

沈世清笑笑说：“唐老师，别激动，你说让金平出来负责也有道理，不过得听听大家的意见才好嘛。”接着他问张英，“小张，你看怎么办？”

张英抬起头，往耳后掠掠头发，平静地说：“医生说爹的病暂时不会影响他的大脑，再治疗几天，他自然能讲话的。接班人的事，是件大事，还是让他决定吧。他是华夏的法人，他决定的事，谁也不会反对，不会影响内部的团结。目前华夏的工作，有舅舅、大伯和各部门的经理们，可以正常维持。”

在场的人都同意她的意见。

唐丽丽不高兴了：“妹妹，你说的话有点道理，不过眼下总得有个人把把舵吧，不然会乱套的。”

张英启齿一笑，没有作答。

徐志明对华金平说：“我看就照阿英说的办吧！”

华金平虽有不悦，可舅舅既然定了调，他也只好顺势表态道：“暂时就这样。”

“哼！”唐丽丽狠狠地瞪了眼丈夫，气呼呼地走了。华金平也像丢了魂似的尾随而去。

沈世清对张英说：“你是胶印车间的主任，我知道胶印车间是你们华夏的核心车间，你要把车间里的工作抓好。”

徐志明叹口气说：“阿英的车间主任早被他公公撸了。”

“为啥？”沈世清问。

“一言难尽哪。”徐志明摇摇头说。

青龙镇的会议室里，镇党委成员正在开一个重要会议，商量目前华夏公司的情况。管工业的赵副镇长颇为忧虑地说，华夏公司每年的税

收占我镇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,五百来员工的就业,更是个大问题。赵副镇长和华金平是市中的同学,了解老同学的才能。他的意思是要让华金平来挑华夏的这副担子。沈世清却不这么认为,他说对于民营企业,政府只能做好服务工作,至于接班人的事,相信他们自家人肯定比外面的人要看得明白,想得周全,到时华老总肯定会选出理想人选的。

赵副镇长笑道:“我敢打赌,华老总最后还是让他的大儿子接班。”

沈世清也笑了笑:“但愿如此吧。”

这天,常驻酒厂的华银平一天几个电话,催厂里立刻准备材料,着手安排“谷王液”50万套的生产任务。如4月20日前不能交货的话,这笔前途无量的大订单很可能被别人抢了去。现在每天到阳光酒业来攻彩印业务的厂家多如牛毛呢。

华老总生病,华金平唉声叹气,徐志明在办公室急得团团转,蒋老板的全木浆纸都给新宇公司包了,而新宇是华夏的仇家,谁敢伸手向新宇请求调拨呢?

只有张英去试一试了。

张英先试着给华志海打电话,说有事要请老叔公帮个忙。

华志海在话机里哈哈笑道:“侄媳妇,来吧,我等着你呢。”

这是张英第一次来到老叔公的办公室。办公室里的陈设非常有气派,可见新宇公司早已今非昔比。张英坐下后,叔公亲自端了杯铁观音茶到她面前:“说吧,什么事?”

张英知道老叔公最不喜欢别人说假话,于是来个竹筒倒豆子一粒不剩,把“谷王液”酒包装纸一事的前因后果说了一遍:“……为这事,公爹病倒了。没办法,只能由我出面向你求援60吨纸,希望你能同意。”

华志海一听,敲敲桌子,得意地笑了起来:“刚才我和吴经理猜测,你来肯定是为纸的事……”

不料没等华志海把话说完,站在门外的吴经理推开门喊道:“华总,快出来一下,有点急事!”

华志海一面起身,一面嘟哝道:“啥鬼事,这么急。”

华志海刚走出办公室,吴经理将门关上了,并且低声对老板说:“我一直在门外,怕你答应下来。你看我都出汗了……”

“啥大事啦,要你吓出汗来?”

“华总,只要我们不给调纸,华夏到时交不出货,阳光酒业肯定对他们不满。这可是好机会,我们立即派人去阳光把业务夺过来,大有希望。”

华志海不屑地说:“你叫我做不仁不义的事吗……上次,人家冒着多大的压力帮我们调试机器,结果连车间主任都被撤了。现在她来求点事,叫我华志海的度量不如一个女人吗?”

吴经理跺着脚说:“华总,你说的话有道理。可我们对张英可以用别的方法去补偿,而借纸绝对不行!再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,这次是我们新宇大发展、华夏大滑坡……”

华志海不耐烦地摆摆手,说:“别说了,老吴,我主意已定!”

吴天玉见老板铁了心,叹息道:“可惜啊!可惜哉!”

这边张英坐在办公室里,对门外的谈话是听得一清二楚,所以等华志海回进来时,主动站起身来说:“老叔公,借纸的事情真不好意思。”

华志海反而气冲冲道:“老吴这家伙,硬要我做忘恩负义的人。没事,即使新宇公司倒台,我也把纸借给你们!”

张英十分激动,她压着嗓子说:“老叔公,谢谢你!谢谢你了!”

傍晚,应华志海的要求,蒋老板把60吨木浆白板纸送进了华夏胶印车间。张英立即安排人手切纸,随即上机印制“谷王液”的盒子。她用手指头掐算了下,觉得第一批10万套包装盒定能按时送达阳光酒业。她十分高兴,和工人干了一个通宵。

第二天一早,她又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,去菜场买了两条一斤多重的鲫鱼,烧熟后去医院探望公公。唐丽丽也在那里。

“哟,阿英妹妹,你烧啥菜给公公吃?”唐丽丽打开张英带来的菜盒,发现里面是一条红烧大鲫鱼,立刻冲着张英大呼小叫起来,“这种鲫鱼百分之百是家养的,吃配方饲料长大的,没营养……妹妹,你看我买的是野生黑鱼,黑鱼的营养起码超过鲫鱼十倍呢。”

唐丽丽把放在床头柜上的搪瓷盆盖子揭开，里面果然散发出悠悠的黑鱼香味。

华老太不乐地跟了句：“阿英，你总不如丽丽细心。”

张英红着脸低声说：“妈，我下次会注意的。”

是时，华志坚经过医生精心的治疗，病情已稳定，且能开口说几句含糊不清的话了。他对老伴说：“阿……阿英烧……烧鱼来……也好。”

张英正想把借纸的事告诉公公，唐丽丽突然兴高采烈对华志坚说：“爹，告诉你件大喜事，金平前天请叔公那里的吴天玉吃了顿饭，磨破了嘴皮，总算向吴天玉借了30吨纸。张英妹妹，是这样吧？”

华志坚两眼发亮，抬了抬身子，惊喜地盯住张英问：“阿英……有……这回事？”

张英朝唐丽丽看了眼，点点头。

华志坚却摇摇头：“吴天玉怎么肯把纸借给金平呢……我看是阿英向志海借的吧……”

阿英笑笑，仍然没说话。

唐丽丽的面色忽然变了，忙说：“可能阿英也帮了忙吧。”

华老太已心中有数了：以金平和志海平时的关系，金平是借不到他的纸的。现在，她见唐丽丽处境尴尬，于是打起了圆场说：“老头子，别说了，金平也好，阿英也好，借到纸就是好。”

唐丽丽忙接口说：“对对，妈说得对，借到纸就好。”

隔了一夜，张英再次去菜场，买了条黑鱼，红烧后再次来到医院。

唐丽丽仍然在场，仍然十分热情地打开张英带来的菜盒子，“哟，换成黑鱼了嘛。不过黑鱼吃多了，会觉得腻味，爹不想吃，还谈啥营养啊。你看我烧啥来了——”

原来唐丽丽今天准备的是一份清蒸甲鱼，葱姜丝还在汤面上浮着。

“这我是专门托人弄来的，标标准准的野生甲鱼，200元一斤呢。它的营养比黑鱼高好几倍！”唐丽丽指点着甲鱼汤又说。

张英嗫嚅着嘴唇，她的脸又一次红了。

2

青龙镇居民小区一个宽敞的单元里，华金平和唐丽丽及女儿丹丹在圆桌上吃着晚饭。

唐丽丽故意问老公：“金平，看来老头子是好不起来了，就是好起来，也只能保命度日，今后华夏总裁这位置谁来坐？”

华金平放下饭碗脱口说道：“你不是说我是华家的老大，自然该我坐啦。”

唐丽丽呸了他一句：“你倒想得美，现在谁还讲那一套！啥长子矮子，得看谁有能力，有影响，得人心！”

华金平明白老婆说话的意思。由于他听从她的主意，每月在每个工人的菜金里扣几块钱，弄得工人们对他很有意见，背底里管他叫“吸血虫”，这样他在工人中能有啥影响力？还能得啥人心吗？他朝唐丽丽瞪了一眼，生气地说：“事情还不都坏在你身上。”

唐丽丽笑笑说：“过去的事情不提了，眼下我们得面对现实。你想呀，银平可比你放得开，每次出差回来，无论见了谁，总是烟来酒去，经常在宾馆宴请各路好汉，搞得人缘比你好多了。”

“我们是民企，只要老头子叫谁接班谁就接班！”

“老头子是啥人，这么重大的事情怎会草率从事？他不要问问大家，摸摸底吗？”

“那你说咋办？”

“从医院回来，我就估摸着最好从五个方面做做工作。第一，要在职工里面放话，就说老头子今后不能再管事了，华夏的担子尽早得由长子挑起来。你母亲不也是这个意思嘛。”

华金平自觉谋划过人，但在老婆面前似乎又是个小学生。此时他不住地点头：“有道理……那第二条呢？”

唐丽丽说：“从明天起不能再克扣工人的菜金了，要让大家吃得开心，使他们产生错觉，以为平时是老头子对他们刻薄。”

金平蹙了蹙眉头，似乎有些想不明白：“这盆脏水还往爹身上泼啊？”

“我又没有明着说爹不好，你想到哪去了？”唐丽丽道，“至于第三条嘛，银平出差回来，只知道和人吃喝玩乐，找情妇，甚至挪用公款，他这种人能当一把手吗？”

说华银平跟丁氏彩印的老板娘有暧昧关系，那只是一种谣传。这要传到张英的耳朵里，是人命关天的大事。还有挪用公款之类的，根本也没证据。

金平说：“没影子的事不能乱说。”

唐丽丽提高嗓音说：“这会儿是非常时期，人家要夺你位置，你说人家几句哪怕是胡编的话，就怕天打雷劈了？何况银平和李淑英的事八九不离十，要是张英和银平吵起来，银平就没有了面子，多好的事。”

兴许唐丽丽的分析不无道理，华金平于是不吭声了。

“第四条，”唐丽丽继续发挥道，“这几天你一定要每天去看望你爹，最好早晚各一次，让你爹妈对你有特别的感觉。当年不是你整天缠住我，我才不会嫁给你这个阿斗哩。”

金平笑笑。其实他明白唐丽丽嫁他的真正原因。

“这最后一条也最要紧，明天你就去找赵镇长，请他出面和你爹疏